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

教育文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编

(修订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教育文选

(修订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现代教育文选
(修订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编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 pep. com. cn](http://www.pep.com.cn)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22. 625 字数: 480 000

1998 年 4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6 次印刷

印数: 10 601~12 600

ISBN 978-7-107-07056-3 定价: 30. 90 元
G · 105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再版说明

本书1989年初版后，重印过三次。目前的第二版，增补了柳湜、戴伯韬的教育文选，同时对其他内容作了必要的修订。

本书与我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等书，是配套的高师教材。

本书责任编辑：邱瑾，审定者：吕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年3月

编者的话

《中国现代教育文选》是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学生学习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史)的教材之一。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教育文献的能力,加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展的理解,扩大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知识,帮助学生树立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信念。

一、选材与编次

1. 中国现代教育文选,力求反映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全国解放的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过程、及其基本面貌。选录了中国现代教育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发展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有过较大影响的教育家的重要论著。

2. 本书以革命教育家和进步教育家的教育论著为主,同时也选录一些不同流派、乃至观点有错误的教育著述,以供学生对照比较。

3. 本书的选文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次。

二、编选体例

1. 作者介绍:简略地介绍论著作者的生平和教育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2. 解题:简要介绍选文的写作背景,及其主要的教育观点。

3. 注释:选文加必要的简注。着重注释选文的教育术语、典故等。

4. 勘误:选文除订正错字,增补脱字外,一般仍保留原文,不作改动,并注明所据版本。

5. 选文尽可能选录全文,如选文过长,则适当加以删节。

三、本书由郑登云主编,孙培青、李国钧、沈生杜、金林祥等同志参加编选和注释。限于水平,有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997年9月修订

目 录

一、蔡元培 (1868—1940)	(1)
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 (1919)	
.....	(3)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1920)	(6)
教育独立议 (1922)	(13)
美育 (1930)	(16)
以美育代宗教 (1930)	(21)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1934)	(24)
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 (1935)	(34)
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 (1935)	(38)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1937)	(41)
二、张伯苓 (1876—1951)	(51)
熏陶人格是根本 (1925)	(53)
学行合一 (1925)	(56)
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1944)	(60)
三、徐特立 (1877—1968)	(77)
留法老学生之自述 (1919)	(79)
六十自传 (1937)	(84)
我们怎样学习 (1942)	(90)

抗战五个年头中的教育 (1942)	(95)
非要惩罚不可吗? (1946)	(100)
给小学教师的一封信 (1947)	(104)
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 (1949)	(108)
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 (1949)	(112)
四、黄炎培 (1878—1965)	(117)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 (1922)	(119)
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 (1926)	(123)
设施职业教育新标准 (1926)	(125)
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 (1927)	(127)
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是怎么 (1930)	(130)
怎样办职业教育 (1931)	(134)
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 (1943)	(143)
中华职业教育社创设比乐中学意旨书 (1946)	(149)
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 (1949)	(154)
五、陈独秀 (1880—1942)	(168)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1919)	(170)
教育缺点 (1920)	(173)
新教育是什么? (1921)	(177)
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 (1923)	(190)
收回教育权 (1924)	(192)
六、鲁迅 (1881—1936)	(196)
随感录二十五 (1918)	(197)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1927)	(200)
读书杂谈 (1927)	(202)
上海的儿童 (1933)	(209)

七、李大钊 (1889—1927)	(212)
孔子与宪法 (1917)	(214)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1917)	(217)
劳动教育问题 (1919)	(220)
青年与农村 (1919)	(222)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1919)	(227)
上海的童工问题 (1925)	(247)
八、胡适 (1891—1962)	(255)
杜威的教育哲学 (1919)	(256)
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 (1920)	(267)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1920)	(272)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1932)	(280)
九、陶行知 (1891—1946)	(288)
试验主义与新教育 (1919)	(290)
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 (1922)	(294)
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 (1926)	
.....	(298)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 (1926)	(299)
教学做合一 (1927)	(305)
生活即教育 (1930)	(308)
生活教育之特质 (1936)	(317)
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1945)	(321)
民主教育 (1945)	(329)
民主教育之普及 (1945)	(332)
十、陈鹤琴 (1892—1982)	(335)
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 (1921)	(336)
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 (节录) (1942)	(345)

4 目录

怎样做父母 (1948)	(355)
十一、舒新城 (1893—1960)	(361)
中国之道尔顿制 (1924)	(363)
中国学校制度之改革 (1927)	(371)
我与教育 (节录) (1930)	(379)
十二、晏阳初 (1893—1990)	(393)
平民教育概论 (1927)	(394)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 (1933)	(407)
十三、梁漱溟 (1893—1988)	(413)
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 (1934)	(414)
村学乡学须知 (1934)	(423)
十四、陈启天 (1893—1984)	(441)
国家主义的教育要义 (1925)	(443)
十五、恽代英 (1895—1931)	(447)
学术与救国 (1923)	(449)
读《国家主义的教育》(1923)	(453)
再论学术与救国 (1924)	(469)
民治的教育 (1924)	(474)
打倒教会教育 (1925)	(481)
十六、李维汉 (1896—1984)	(485)
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 (1940)	(486)
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 (1942)	(494)
今年是发展改造的一年 (1944)	(499)
十七、杨贤江 (1895—1931)	(506)
《教育史 ABC》绪论 (1928)	(508)
教育者之政治的使命 (1928)	(511)
教育的本质 (1929)	(515)

学生 (1929)	(575)
十八、成仿吾 (1897—1984)	(583)
半年来的陕北公学 (1938)	(585)
陕北公学的新阶段 (1939)	(591)
华北联大三年的回顾与展望 (1942)	(595)
十九、余家菊 (1898—1976)	(598)
国家主义下之教育行政 (1925)	(599)
二十、柳湜 (1903—1968)	(616)
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发展情况 (1943)	(619)
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1948)	(628)
二十一、江隆基 (1905—1966)	(632)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前进 (1941)	(633)
反对教条主义，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 (1942)	
.....	(639)
边区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1948)	(643)
二十二、戴伯韬 (1907—1981)	(656)
《解放战争初期苏皖边区教育》序 (1946) ...	(659)
华中教育的一般概况报告 (节录) (1947) ...	(665)
“一·二八”至“八一三”上海教育界爱国活动记略	
(1979)	(690)
二十三、程今吾 (1909—1970)	(696)
教育的本质 (1943)	(697)
教育的社会根源 (1943)	(703)
教育与哲学 (1943)	(707)

蔡元培教育文选

【作者介绍】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钱庄经理家庭,父亲早亡,全靠母亲克俭抚养。他自幼刻苦好学,1883年17岁考中秀才,18岁起充当塾师两年。1889年中举人,1892年考取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职翰林院编修。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蔡元培深感清政府“无可希望”,断然弃官离京南下,从事教育工作,以启发民智。这是他教育救国论思想的最初萌芽。同年9月,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这是蔡元培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

1901年7月间,蔡元培到上海,任澄衷学堂代理监督。8月,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学生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40人。蔡元培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提倡民权、女权,组织“演说会”,经常评论时政。1902年4月,他同叶瀚、蒋智由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同年秋,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任总理(即校长),“表面上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

1904年冬,蔡元培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任会长。1905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夏,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在留德期间,蔡元培一面

研究学问，一面从事著述，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翻译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次年1月，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批判了清末钦定教育宗旨，提出了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南北政府成立后，蔡元培继任教育总长，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主持制定和颁布民国学制，改订各级学校课程，废除尊孔读经，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社会教育等。同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专制统治，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再次赴德国留学，仍入莱比锡大学听课。次年，赴法国考察教育。1915年，他与吴玉章、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主张学术自由，各家各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要让其存在和发展。他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充实北大教师队伍；设立了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调整科系设置，沟通文、理两科；改“学年制”为“选科制”；鼓励和支持学生成立各种研究会、社团，创办刊物。蔡元培在北大首先招收女学生，开创了中国近代公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例。他在北大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潮，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开始时，蔡元培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对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对被捕学生进行了多方面的营救，当被捕学生被释被后，蔡元培被迫辞职南下。

1927年10月，蔡元培担任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学院校长。他指出：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在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的“熏染”，掌管教育者又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

警营私植党，“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系”。为了改官僚化为学术化，因而改教育部为大学院，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来管理全国的学术和教育。蔡元培还建议实行“大学区制”，每个大学区设中山大学一所，以它来管理全省的教育行政和一切学术事宜。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是蔡元培从法国学来的，这种制度不适合于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所以不得不归于失败。1929年国民党政府仍旧恢复了教育部。从此，蔡元培就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先后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职务，离开南京而定居上海。1931年“九一八”后，蔡元培力主抗日。1932年他与宋庆龄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37年“七七”后，他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上海沦陷后，离沪避居香港。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故。蔡元培一生的历程，正如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先生大会上的挽联中所指出的：“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延安《新中华报》1940，4，19）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而努力工作，对近代中国的教育界和思想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主要的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出版），《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 欢迎会上演说

（1919年）

别来忽忽四个月，今日得与诸君相见，我心甚为愉快。但

自我出京以后，诸君经了许多艰难危险的境遇；我卧病在乡，不能稍效斡旋维持的劳，实在抱歉得很。我以为诸君一定恨我、骂我，要与我绝交了；不意我屡次辞职，诸君要求复职，我今勉强来了，与诸君相见，诸君又加以欢迎的名目，并陈极恳挚之欢迎词，真叫我感谢之余，惭愧的了不得。

诸君的爱国运动，事属既往，全国早有公论，我不必再加评论。惟我从别方面观察，觉得在这时期，看出诸君确有自治的能力，自动的精神，想诸君也能自信的。诸君但能在校中保持这种自治的能力，管理上就不成问题。能发展这种自动的精神，学问上除得几个积学的教员随时指导，有图书仪器足供参考试验外，没有什么别的需要。至于校长一职，简直可不必措意了。

诸君都知道，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他的校长，由四科教授迭任，如甲年所举是神学科教授，乙年所举是医学科教授，丙年所举是法学科教授，丁年所举是哲学科教授，周而复始，照此递推。诸君试想，一科的教授，当然与他科的学生很少关系；至于神学科教授，尤为他科的学生所讨厌的。但是他们按年轮举，全校学生，从没有为校长生问题的。这是何等精神呵！

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

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么？

这一次爱国运动，要是认定单纯的目的，到德约①决不签字，曹、陆、章②免职，便算目的达到，可以安心上课了。不幸牵人校长问题，又生出许多枝节，这不能不算是遗憾。所望诸君此后，能保持自治的能力，发展自动的精神，并且深信大学组织，日臻稳固，不但一年换一个校长，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诸君不要再为校长的问题分心，这就不辜负我们今日的一番聚会了。

（原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2日）

【解题】

《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一文，是蔡元培的一篇演说，发表于1919年9月2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被迫辞职离京后，至9月12日他病愈由杭州回到北京。9月20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三千多人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热烈欢迎他回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对同学们对他离京后以及今天回校的诚挚感情表示感谢，赞扬了北大学子的爱国精神和自治能力。在演说中宣布了要迅即组织评议会、各门教授会、组织行政会议和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使学校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

【注释】

①德约，即对德和约。1919年巴黎和会议决：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让与日本。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议和督责下，6月28日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②曹、陆、章，即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人。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当时任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时，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中国代表。陆宗輿（1876—1941），浙江海宁人，当时任币制局总裁。1915年任驻日本公使时，曾参与“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章宗祥（1879—1962），浙江吴兴人。1919年任驻日公使。曹、陆、章三人均是当时臭名昭著的亲日派。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1920年）

兄弟已经几次到过新嘉坡^①了，今天得有机会，和诸位共话一堂，实在荣幸得很！只是今天没有什么预备，所以不能有多少贡献，还望诸君原谅。

在座诸君，大半是学界中人，因此可知这里学校的多了。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说一说。刚才从中学校来，知道中学内有商科一班，这却是职业教育的性质，不在普通小学校或中学校的普通教育范围以内。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显有分别：职业教育好象一所房屋，内分教室、寝室等，有各别的用处；普通教育则象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楼台亭阁等，建筑起来。故职业教育所注重的，是专门的技能或知识，有时研究到极精微处，也许有和日常生活绝不相干的情形。例如研究卫生的，查考起微生物来，分门别类，精益求精，有一切另外的事都完全不管的态

度。这是从事专门学问的特异点。

可是我们要起盖房子时，必得先求地基坚实，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屋将成，才发见地基不稳，才想设法补救，已经来不及了。我刚才讲过普通教育好象房屋的地基一样，所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要特别注意才是。现今欧美各大学中的课程，非常严重，对于各种基本的知识，差不多不很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学生在中小学的时代，早已受了很重的训练，把高深学术的基础筑固了，入大学时自然不觉得困难。若在中小学内，并没有建筑好基础，等到自悟不够时，再要补习起来，那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②，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

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

（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

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先讲体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语，叫做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足见体育的不可轻忽。不过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赌赛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所以要比赛或开运动会，只是要引起研究体育的兴味；因恐平时提不起锻炼身体的精神，故不妨常和人家较量较量。我们比不过人家时，便要在平常用功了。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上有妨害，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体育的价值了。而且只骛虚名，在心理上亦易受到恶影响。因为常常争赛的结果，可使学生的虚荣心旺盛起来；出去服务社会，一切举动，便也脱不了虚荣心的气味，这是贻害社会不浅的。不过开运动会和竞技等，在平时操练有些呆板乏味时，偶然举行一下，倒很可以调剂机械作用。因变化常态而添出兴趣，是很好